

“裸官下课”无关公民私权

□马涤明

今年3月，南方某市官员调整，多名担任正职的处级干部被撤职，原因只有一个：他们是“裸官”。内部人士透露，官方给他们两种选择：要么退休，要么把家人迁回国内。这是目前中央层面治理“裸官”最严厉的管控措施，意味着今后“裸官”基本上升迁无望。(《南方人物周刊》4月14日)

你要是裸官，那么你干脆就不要做官员了，甚至不能继续工作，只能“回家卖红薯”，虽说严厉，却也合理：你们又“裸”又“官”的，如何知道你们靠得住靠不住？

看到一些争议中说，裸官中确有不少腐败分子，但不等于所有的裸官都有问题，“裸”了就不能做官是否属于有罪推定？是否侵犯官员的权利？笔者认为，按照公职人员个人权利有限这一通行原则，“裸官权利、义务”应分作两个方面理解：一是官员作为公民的权利，二是官员个人在组织中的义务。前者，官员个人权利与“公民权利”概念并无二致；而后者，官员既然是组织中成员或政府公职人员，就有服从组织原则与公共利益的义务，个人利益与组织利益、公共利益相冲突时，必须让渡个人利益而满足组织或公共利益需要。这是由其组织成员身份或公

职身份决定的。

但这绝不意味着国家或组织侵犯了官员作为公民的合法权利，因为官员仍然拥有选择权——在公职人员与普通公民之间的选择权。要么交还官帽，要么不能做“裸官”，这就是组织上给一些官员的选择权。如果选择不做官，而做普通公民，那么你如何“裸”都是你自己的私权利。既然担任公职，你的“裸”便与公共利益高度相关，与其组织上这样那样监督防范你，增加无谓的监管成本，不如干脆让你还原为自由人。

实际上，让“裸官”们退休已经够“温柔”了，如果较真一点，不应该是让“裸官”们选择退休，而应该是选择辞职，甚至应该对其可能存在的经济问题进行彻底查处后再提供选择。

裸官任职受限，一些人表示不能理解，比如说“法律对‘裸官’并无限制”、“官员家属也有一般公民所有的自由迁徙权”云云。这些说法存在严重的概念误区：法律限制与组织限制不在一个概念范畴中，官员如果受不了限制，有选择退出组织的权利，在这个问题上谈“法律无限制”，是“鸡同鸭讲”。另外，“裸官下课”，不等于限制官员家属的自由迁徙权，家属可以照样自由迁徙。只要组织没有侵犯官员的“公民权利”，就没有任何问题。至于说，有些官员难舍官位，打死都不愿做普通公民，那只能说是自己的问题。

百姓说话

改作风促基层干部办实事

□金亮(本报)

据本报4月11日报道,我市举行的全市见义勇为表彰大会上,山亭区城头镇的6名基层干部被授予“枣庄市见义勇为先进群体”称号。去年6月,2名干部在城头镇石沟村三夏安全生产工作巡逻时,发现了火情并叫来其他4名同志,6人勇入火场,避免了更大灾害的发生,为群众挽回损失10余万元。

基层干部领的钱不多,工作却要深入到最基层。这也直接导致有些基层干部抱着“天高皇帝远”的心态,养成一些不良的工作作风。自从习主席提出“行动起来,反对浪费”引得无数群众为之拍手叫好后,不难发现,如今在基层大吃大喝的少了,溜须拍马的少了,贪图享乐的少了,脚踏实地的多了。

过去乡镇领导的工作餐,其丰盛程度通常超过普通老百姓下馆子。有时用餐结束,桌上的一些菜都没有动筷子便被丢进了泔水桶。饭

网言个论

农产品价格“周期怪圈”如何打破

□莫开伟

最近,媒体报道黑龙江、山东等省生猪价格“跳水”,每公斤已跌破10元。生猪价格已连跌17周,养殖户遭遇了3年以来最为罕见的价格冰点,不少养殖户又将面临大幅亏损甚至破产的命运。

近十多年来,不仅养殖业如此,种植业也一直被“周期律”所困扰,“谷贱伤农”“菜贵伤民”悲剧重复上演。农产品“卖难、买难”似乎成了我国难以根治的顽疾,严重影响种养殖户和居民生活秩序,已成为市场经济的“毒瘤”。

市场经济对农业生产之作用,在于把生产什么、生产多少的决定权完全交给种养殖户,让种养殖户根据市场行情、消费需求状况来决定生产,通过市场这只无形的手,有效地促进农产品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。但现实中,由于我国目前种养殖户分散、自发、盲目性等天然缺陷,相对瞬息万变的市场,始终处于弱势地位;而且种养殖户受知识、市场信息等因素制约,容易导致信息不对称和对市场判断失误,从而出现生产与需求脱节。

分析最近几次农产品滞销和脱销现象,往往暴露出政府调控的软肋。一方面,当前我国对种养殖业引导仍然乏力,至今没有建立全国农产品市场信息网络平台,无法为种养殖业提供准确生产决策信号;另一方面,仍然缺乏对

农产品“逆周期”的平抑措施,使农产品价格大幅涨跌缺乏有效防范屏障。此外,当前流通环节仍然过多,导致交通运输、摊位费、人工费、装卸费等大幅上升,使消费价格降不下来,也使批发商不愿到农产品基地组织更多货源,造成农产品卖不动的局面。

农产品价格关系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利益,价格波动幅度过大,使双方饱受“折磨”,难以摆脱市场弱势地位。为此,保护生产和消费者双方利益,动用政府行政有形之手打破农产品价格“周期性怪圈”,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。这需要有关部门引导种养殖户组成农业互助会(社)组织,扩大农产品市场占有份额,提高市场定价主动权和话语权;要重构为农产品服务的商贸部门,组织批发部门直接采购,建立直销平台,引导种养殖户参与流通环节;要建立全国统一市场信息网络,及时向种养殖户提供准确决策信号,提高生产针对性和有效性,避免价格大起大落;还应及时完善种养殖业补贴政策,设立种养殖补贴基金,在农产品处于销售“疲软期”和价格低迷时进行补贴,确保种养殖户不亏本;还应该把平抑农产品价格纳入民生保障工程,建立重要农产品价格长效保护机制。

市场规律不可违,但我们可以通过各项政策措施,保护中小种养殖户的利益,也就是维护市场的基本稳定,避免大起大落对整个经济的伤害。如此,农产品“周期性怪圈”则可消弭于无形,种养殖户与消费者双方都会无虞了。

画里有话

心理门诊



闵汝明/图

医生岂能成医械和药物之奴

□吴帅

近日,重庆一位家长陈利(化名)致电投诉:4月2日他带孩子到主城一家三甲医院心理门诊就诊,花了近百元挂专家咨询号后,从诊断到开药,医生与他和孩子的交流没超过10句话,药费却有近千元。陈利说对医生这种诊病方式失望,因为在他看来,心理门诊不该只有冷漠的医生与一堆冰冷的药。(《重庆晚报》4月14日)

医生和患者交流为何不超过10句话?新闻中,有医者辩称:心理门诊通过仪器等设备对患者进行测评,其结果足以作为医师的治疗提供准确的判断,医患之间的交流对判断病情并非那么重要。此外,他还拿出这样的客观理由——每天有巨大的接诊量。或许正因很多医生有如此认识,于是乎,寥寥几句、大笔一挥,开出数张检查单和药物处方……这种场景,相信不少患者都碰到过。

医生越来越不会也越来越不愿意和患者交流,哪怕心理门诊也如此,其背后是对检查和药物的极度依赖。某次研讨会上,就有全国多位知名专家纷纷表露:医生不能成医械。前卫生部部长

陈竺曾专门警告,医生不要成为高档药物的奴隶。然而,我们仍经常看到患者在媒体上投诉,说不少医生离开检查就不会看病了。本应最常用的听诊器遭到了冷遇,大多成为摆设,取而代之的是医生动辄使用X光、CT之类的检查设备。患者话还没说完,检查药物处方已经开了出来。

医生变成药械医械,当然有环境的因素。以药养医或者是分诊机制不合理,导致医生有看不完的病人;或者是医生紧张使医生不大愿意多开“金口”。然而,把主导权完全交给检查和药物,丧失自己的独立判断,逃避自己的责任,规避自己的风险,不仅难以提高医疗诊断水平,还会导致更多的看病贵,进一步加深医患矛盾。

在一个信息社会,病人渴望更多细致入微、以人为本的医疗服务。医生做得好或者不好,病人也有自己的感受和判断。“我说你听”、“我安排你执行”、“我只做不解释”,这种国企垄断式的行医模式已经不合时宜。就像现在一样,为什么说话不过10句就开千元药物?患者投诉到媒体,媒体找医生来解释为什么,哪怕你是专家,也会因此很狼狈。与其如此大费口舌甚至引发医患矛盾,何不在看病时多沟通、多说几句

话呢?

微言大义

◎武大沈阳(教授):【网络舆论的低阶官员痛杀效应】尽管网爆热潮有所消退,但近期云南省高院副院长殴打保安被停职调查等事件表明:随着反腐推进及舆论监测的加强,各地对于官员的网络负面信息容忍度大幅降低,一般很快就有停职处分,只要有媒体微博和中V转发,往往转发量不高也能形成实质舆论监督效果,这应算是一种进步。

◎沙钦(作家):禁止用户在微博上推广微信公众账号,引起了大量讨论。说到底,这还是传统的轻商社会。典型商业行为非要扯上精神原则,仿佛不这样便遮不过面皮。和文化沾边的产业更是如此,书店高呼坚守精神阵地,作者声称传承文化传统,广告推广也要遮遮掩掩。至于商业,“一说便俗”。其实真有志向,未尝不可;但有志的同时也不该鄙薄市场,否则就缺乏现代社会常识了。

◎中房方陆(企业家):受邀参加一模范纳税户表彰会,身为当地纳税第一民企的领导,我进场牛气地在前排找座位,看到的全是政府官员的名字,赶紧识趣后坐。前桌上,官员们既有矿泉水又有热茶,我们是矿泉水一瓶。会始,主持人恭敬地逐一介绍大小官员,我们只有跟着鼓掌的份。领导发言夸模范纳税人最光荣,我怎么就感觉不到呢?

◎王志安(媒体人):兰州市政府几天前说,三月份的自来水异味和本次污染无关。但今天又发公告说,本次泄漏是多年前兰州炼化的两次泄漏。那怎么确认一

个月前的异味就和多年前的泄漏无关呢?如果当时对市民的意见重视一些,而不是忙着抓造谣,是不是有可能更早发现本次笨污染?民生为本,首先要尊重民声。

◎苏州雨巷(法官):虽不直接从事教学工作,但一直关注着如今的语文教学。一方面,语文教学僵硬、死板同样也深深地刺痛了我,另一方面,大学生写不好一则短消息的现状让我心情更加沉重,我想一定是制度出了问题,而其中教材的不当又难辞其咎。叶开老师动手编写“中国最好的语文书”,虽未见其全豹,但还是让我充满期待。

◎范泓(学者):与丁老师去找林语堂故居,鼓浪屿漳州路44号,在一个不起眼的小巷子里面。房子长年失修,破败不堪,杂草丛生,已无人居住,这凄凉情形让我们万万没有想到,与鼓浪屿的繁华处形成鲜明对比,说起来,林先生毕竟是有成就的学者和作家,给点面子好不好?!

手机消费正当权益
受到侵害，请拨打：



指尖热线

6055555

zzrbtxb@163.com

枣庄日报社通信部

